

# 卷二十一

書名 群書考索別集二  
 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子-類書-彙考-宋  
 索書號 子部-類書-17  
 編號 C5930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類書-17](#)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群書考索別集二十五卷-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考索目錄

卷二十一

諸圖類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別集

太極圖

伏羲畫卦圓圖

文王八卦圖

後天序對圖

皇極經世書

伏羲畫卦橫圖

伏羲八卦圖

先天方圓圖

河圖

皇極經世書



通商賤以濟民食

歲既不登所在艱食全賴商賈負通之利所宜存恤不可搔擾今米穀不得收稅雖有成法而州縣場務多不遵守至於住糴而有所挾之資既糴而有所買之貨則往來之間經由去處無以邀阻納稅為苦是致客人憚於與販欲望特降睿旨詔有司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度幾商販流通民食不匱孝宗朝所東奏狀。文公

貴有和平之意

人心所在和則樂與官為市不和則彼此角立也和則樂與官相集不和則上下交勝也彼富家巨室之儲蓄削不為不甚又追之以榜牒扼之以刑憲旦夕吏采其家而呼曰命官督爾糴指爾庫譁然而駭者雞犬不能寧焉彼雖有升平之藏倉庫之積其肯樂糴於官府之督趣哉糴曰和糴所貴有和平之意

#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單

別集

#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別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兵門  
兵車

古者兵車之制

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者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詩集傳

兵車士卒之數

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同上

車士步卒之數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九百人  
也

車軍輕車之制

馳車千駟革車千乘馳車即兵車蓋輕車也革車駕以牛蓋韜重之車  
每輕車七十二人三人在車上一御一持戟一持弓此三人乃七十五  
人中之將蓋五伍為兩兩有一長故也輕車甚疾

兵法

謙是用兵之道

老子言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又言抗兵  
相加謙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  
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  
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  
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不可奪泥古法

素來許多陣法脫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做古兵法  
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口如地圓則  
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

孫吳說有本原

且如孫吳專說用兵也有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  
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  
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

武侯八陣皆有用

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令孟獲觀其營人分明看見只是不可犯今之戰  
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  
法每軍皆有用虜天衝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  
於戰鬪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

武侯善於用兵

握機文雖未必風后所作然由來須遠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回



洪慶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為善用兵也

緩急視敵趨向

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勁直以衝突之

鄉遂之兵

周人鄉遂都鄙之制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鄣四鄣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法宜甚多然只是擁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制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

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者所以不同也

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鄉遂兵車之制

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為比七即伍也五比為閭七即兩也四閭為族七即卒也則是夫八為兵矣至於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七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為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

鄉遂丘甸之制

六鄉一家出一人排門是丘都鄙七家而出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不與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



保伍

當嚴戒令糾禁之法

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奸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蓄藏兵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切見自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力已不可制一旦籍此尺寸之權妄以關集教閱為居聚衆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至禁保甲檄

先王比閭之法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成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保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里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文

小大相維之意

其保甲章中所說縣郭四門外置隅官四人此最緊要蓋所以防縣郭以制縣縣有官府獄訟倉庫之屬須是四面有防衛始得一隅官須各管得十來里方可諸鄉則只置彈壓之類而不插置隅官懸寓大小相維之意於其間文

井田軍賦

井田軍賦之制

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固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七十為通七通十為成七方十里成十為衆作班志並衆十為同七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七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七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七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井田類說

府衛兵

漢時皆用子弟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今用軍卒故  
府兵立而兵農分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兵農之分自唐府兵始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  
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同上

府衛廢而長征始  
自秦漢以下至六國皆未有長征兵都是調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然  
後方有長征兵同上

皇城以武臣官者

皇城司有親兵數千人今八相親士之屬是也以武臣二員并內侍都  
知二員管之宋朝只此一項今宦者掌兵而以武臣參之此又以制致  
前都指揮之兵也同上

唐兵盡付刺史節度

唐之兵盡付與刺史節度使其他牙將之類皆由刺史節度使辟置無  
如今許多官屬同上

唐制節度使

唐制節度使置節度使即節鎮也便持節某州諸軍事兵其制

刺史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營

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土人為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主

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為之九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其間

惟是節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片也最

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

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

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

判以奪其政命都監監押以奪其兵立倉場庫務之官以奪其財向之

所患今皆無憂矣其後又有路分鈐轄總領等員神宗時又增置三十

七將離亂之後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名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

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所用姑存其名自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  
且刻剝士卒困於下若更不便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



可貴之郡守也亦自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器上卒備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古人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今一切反之同

禁兵

國初置諸州指揮使

太祖收諸鎮節度兵權置諸州指揮使大州十數員次州六七員又次州三四員每員管兵四五百人本州自置營招兵而軍官管之每遇遷陞則密院出宣付之用紙一大幅題其上曰宣付指揮使某却不押號而以御前之寶印之軍員得此極重有一人而得數宣者蓋宮中亦有數等員級遷轉也指揮有廳有射場只在營中升降不得出官行下密院字曰宣尚書皆曰劉子

諸州禁軍之法廢

祖宗時只有許多禁軍散在諸州謂之禁軍者乃天子所用之軍不許他役而今添得許多御前諸軍分屯了故諸州舊有禁軍皆不理會

如潭州緣置飛虎一軍了故都不管那禁軍與親軍同

近時三衙權重

今之三衙即舊日之指揮使朱溫由宣武節度使篡唐疑忌他人自用其宣武指揮使為殿前指揮使管禁衛諸軍以至今日其權益重管見歐陽公記其為某官時殿帥之權猶輕見從官皆不接坐及再入為執政則禮數皆天異矣公文

當正養兵之源

宋朝養兵蠹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爾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禁營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是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事出職一兩日耳公文

禁軍支遣之費

添招禁軍二百人每年合用糧米五千四百石料錢八百五十四貫文



省春冬衣給一千三百五十四匹綿四千五百兩衣被七百六十五貫  
委是數目浩大即無合撥策名可以支遣乾文

填刺軍中子弟

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  
諸軍子弟填刺本軍以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  
歲時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藝自然不敢退惰而州兵之未消者亦得  
以分屬增進乃為長久之計文公書

招刺在守將得人

州郡之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滋其實鬻之奸而空支衣  
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  
無能之人尤為非計上同

州縣兵

飛虎軍當屬帥司

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是帥臣辛棄疾創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

既精器械亦備經營嘗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蠶絲

息一路賴之以安而棄疾去鎮之後便有指揮撥隸州軍司既而又有

指揮撥隸荆鄂副都都統自此一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陞差事

權並在襄陽切詳當日取置此軍本為彈壓湖南盜賊事隸本路帥司

本路別無頭段軍馬惟賴此軍以此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近在目

前行後快疾察探精審事權所屬既以專一種種利便乞發飛虎軍隸

公文

子統與寨兵相表裏

州縣去處雖莽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

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百餘人小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上軍表裏防

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論都昌增置精察

嚴寨兵而增弓手

只勤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而更於闕外增置二十五人轉足一百

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繫屬本縣縣尉知縣等統相承



各分素定易為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萬萬不同矣

### 古今兵制總論

今之兵異於古

古者兵一而已矣今內外之兵人餘萬而別為三四又離為六七別為三四禁兵也廂兵也民兵也番兵也離為六七者謂之兵而不知兵之者也給漕輓者皆兵也服工事者皆兵也繼阿防者皆兵也典淮河者皆兵也給國馬者皆兵也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

虞周不以兵為諱

治世雖未嘗以戰亦未嘗忘戰也舜當至治之時固不可鼓琴而誅南風之詩矣然典謨所述在內則明又以為教養之述在外則奮武衛以為備禦之防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固未聞以兵為諱也武王之時固可以建棄而奏戰戈之頌矣然司馬所掌於春秋夏則有振旅菱舍之名於於冬則有治兵大閱之法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練亦未聞其以兵為諱也

春秋不言戰不言戰

王師於諸侯不言戰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敵敵不能抗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於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

古之兵雖敗而不可多殺

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編師而獵其游卒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血流於江河如後世之戰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

書生議兵自荀卿始

書生輕議兵自荀卿發之三至五權六術雖畧本仁義然聖人不輕議兵夾谷之會田常之討勇往直前無如吾夫子者至於衛公由求之間皆深閤固拒不做辭色非沮之也詭之也卿譚之何容易耶末世乃以



長孺却虜園基破敵揮翳靖塵塵投筆取封爵抵掌談笑橫槊賦詩視  
聖人所甚謹地然輕肆焉使書生讀之激昂羨袖書公卿之門飛奏  
雲文之陞莫不掄髀嘆息恨其試已之晚是則鼓之舞之荀卿為之罪  
人也

漢兵制亦近古

儒者論兵卒有唐制而遺漢焉維歐陽公之論亦曰自周襄王制壞而  
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而蘇明允遂斷為之言兵民之分自秦  
漢始意誠然耶非愚聞之先儒漢兵民大畧似唐而尤近古惟唐之  
知不知有漢攷漢志之未審者也雖然非論者之罪也自孟堅作漢志  
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甲兵之義而以兵附刑無害也而述  
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稽焉章孟堅蓋過矣

秦漢以來之兵

秦漢以來諸侯之患不減於三代而御卒伍者乃如蓄虎豹園檻二狹  
以是所謂兵者皆坐而衣食於縣官故驕驕則無所不為

武帝用兵之過

漢武帝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  
自是師行五十餘師兵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  
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

武帝征伐之數

元光六年之間遣將軍者四元朔六年之間遣將軍者五元狩六年之  
間遣將軍者三

武帝用兵之失

河朔元年得河南置朔方郡則以為衛青之功而棄上谷造陽地以與  
胡則不計也元狩四年斬虜八九萬則以為去病之功而士馬物故則  
不計也

武帝用兵

武帝用兵非武帝此也武帝之兵生於情則自我發之自我抑之輪甚



之詔終下而富民之封可即日見効矣唐自安史胎禍之後藩鎮不掉  
控制無權兩河用兵連年不解猛虎在前不殺則噬此豈容少却哉  
唐末安強

唐自肅代以來鎮兵禁旅之勢迭強而天子以萬乘之尊日伺此輩動  
息以為輕重平盧開帥自朝廷擢任可也必察軍中之所欲立者而後  
有旌節之授襄陽謀將自九重陳拔可也乃因衆議之所樂推者而後  
有留後之除則恩威兼矣神策凌暴畿甸繩之以國憲可也而芟削舉  
劾輒重得罪禁軍邀激宰相治之以典刑可也天子知其故無如之何  
則禮信虧矣

宋朝之兵無強弱

太祖既受命懲唐季五代之亂聚衆兵京師而邊境亦不曰無備捐節  
度之權而藩鎮亦不曰無威周與漢唐藩鎮之兵強秦之郡縣之兵弱  
兵強固未大不掉兵弱故天下孤睽周與漢唐則過而秦則不及得其  
中者惟吾宋也

太祖善御將

太祖定天下亦有瓜牙之將熊羆之將如韓彭者十餘人焉王審琦之  
屬是也以今之議者而思所以制之之術非威不可也而太祖則不然  
從容於杯酒之間而盡泄其肺腑之論使之油然而動亦泰然而安釋  
然自放其權收其兵而盡得其節鎮者此高皇帝之威武所不能辨而  
太祖談笑言之真用兵之明驗也

聖人重於用兵

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勞歸士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  
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  
死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  
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在己是以治世之  
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為人情  
不出乎此也

去浮冗則民力寬

去浮冗則民力寬



今日民貧賦重其所從來亦可知矣。不討理軍實而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然國家感處東南恢復之勳未集所以養而固國者常慮其力之不足則兵又未可以遽減。切意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貲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邊備。誠能行此三者民力庶幾其可寬也。孝宗朝庚子封事。文公

將非人則怨憤

今將率皆廝役凡流到軍之日惟務裏飲刻剝希望誅求至於招募簡閱訓習無摩凡軍中之急務往往皆不暇及軍士既已困於刻剝苦於役使而具有能者又不見優異無能者反見親寵怨怒鬱積無所伸訴平時既皆悍然有不服之心一旦緩急何由可恃。孝宗朝庚子封事。文公

將得人則奮厲

將得其人則軍士畏愛奮厲鬼闕以時而竄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得人而久任則上下相安緩急可恃。文公

將帥貪而士卒貧

陛下賜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大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履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啗其妻女坐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戊申封事。文公

將權濫而軍政壞

謝却傲使嘉獎注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闕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孝宗朝庚子封事。文公

留募子弟之暗曉者

軍中子弟亦有素習軍馬暗曉戰陣者例皆不肯就本軍投募而朝廷反為之分賁州郡枉費錢物拖拽短小生疎無用之人以補軍額。孝宗朝庚子封事。文公

統率在得其道

只就這腔裏自有道理呼吸之間便可以弱為強變怯為勇振柔為剛易敗為勝直如反掌耳。文公

孝宗朝庚子封事



用財養兵之費

今天下財用費於養兵者十之八九一百萬貫養一萬人。以歲計同上

財用費於養兵

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止在二分之一中已前未有池楊江鄂之兵止謂張宣撫兵某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為廂兵

范公招募刑法

范公嘗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

教習諸軍弓射

其在漳州初到時教習諸軍弓射等事皆無一人能之後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其不及者留在只管挽射及等則止終不及則罷之兩月之間翕然都會射及上等者亦多後多留刺以填上額其有老弱不能者並退罷之

人文武並用

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親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比嘗曰我戰則克而并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鄭公箋圖新表

弓矢當習於無事

曲道險阨則劔者利仰高將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嬰城之具而其為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緩急可賴而用也以蜂蟻之屯雖未能傳吾城而陳而吾之士固將殉我以死亡其可以不素教而用之哉射記文公

# 群書考索卷二十一

別集



大清宣統二年

庚子年

十一月

大清宣統二年  
庚子年  
十一月



